

统战学辞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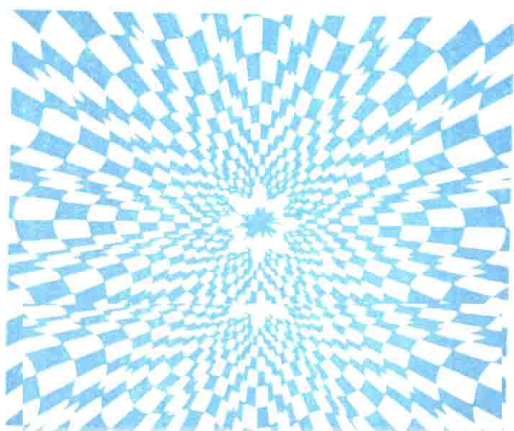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论金瓶梅词话

金瓶梅词话

统战学辞典

主编 贾平安 郝树亮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1993年

(京)新登字028号

责任编辑：孟庆海 谈耀秋

统战学辞典

主编 贾平安
郝树亮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密云华都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2开本 21.5印张 619千字

1993年4月第一版 1993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ISBN 7-80050-357-7/D·83 定价：18.00元

《统战学辞典》编委会

主编：贾平安 郝树亮

编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书杰	王世豪	王全志	孙连全
许爽	吴金	吴洪明	张承纲
林卓才	赵庆久	姜品宜	姜鹏利
郝树亮	贾平安	秦剑波	唐松球

FJ25103

《统战学辞典》编写人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万德恺	方国澄	王书杰	王玉栋	王世豪
王全志	王德馨	邓涤平	乌尔希叶夫	平
包翔	田颖	叶华青	孙连全	亚秀
阳曦	许爽	许立坤	刘岩	刘今
刘庆民	刘晓松	阎美玲	成晓星	朱新
杜怀亮	张吉	张洪	张先义	张发贵
张克成	张秀红	张承纲	张健群	张素芳
张锡岭	吴金	苏钦	肖莉	李仁质
李知仁	李淑荣	陈为群	何方耀	纳光舜
杨启儒	杨春燕	宋春礼	佟铁林	罗广武
周立群	林卓才	赵庆久	胡贵孚	钟家晁
段展发	姜品宜	姜鹏利	侯霭云	郭文怀
郭变桃	唐连英	唐松球	唐继革	唐菊英
袁俊芳	莫高义	曹志	黄志强	喻民昆
董星华	程鹏飞			

编 者 的 话

呈献在读者面前的，是社会科学领域里的新兴学科——统一战线学的第一部辞书。

我们编纂这本工具书，从根本上说，是为了适应我国爱国统一战线不断巩固发展的需要，希望能在促进统一战线的深入实践上增添一份绵薄之力。具体目的，则是想为统一战线工作者和统一战线广大成员的学习提供一些方便；为统战理论界进行理论研究，为各级中共党校、各级社会主义学院、有关大学的学系的统战理论教学提供一些辅助材料。当然，其他方面的同志，其他学界的工作者聊备此书，或许也会有所意外裨益。

这本辞书的选辞采取广博精当并重的原则，共录辞目 635 条，约 70 万字。在编排和撰稿时，按统一要求花费了一定量的分析、归纳、综合功夫，并采用简出详析的编写方法，务期概念、原理部分得到理论高度的升华，而对于人物、事件等资料性的辞目，注意了统战意义上的评价或说明，对于与政治学、政党学、社会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学科相交叉的内容，除分别释义外，还特别从统战学的角度作了侧重的阐发。这些作法只是出于一个良好愿望：力求使本辞书达到知识性、理论性、科学性、系统性的完整统一。

尽管如此，毕竟我们水平有限，加之客观条件尚嫌不足，这本辞书的缺点、错误会是在所难免的，恳请各位读者不吝批

评教正，以便在可能情况下再版时，使其得以逐步完善。

我们在编写过程中，曾广泛吸收了以往、特别在近几年来统战理论界的宝贵研究成果，正是在他们丰富而有益的研究基础上，这本辞书的构建才赖以成立。因此，在辞书出版之际，我们谨向他们致以敬重之意，并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忱。

《统战学辞典》编委员

1992.3.1

序

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既是一种科学理论，又是一种政治实践，两者统一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之中。因此，统一战线必然地体现在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行动两个方面。作为斗争艺术的长期性战略和阶段性策略，作为行动指南的路线方针，作为行动依据的具体政策，甚至作为号角和旗帜的行动口号（战斗口号）等等，这些都属于政治思想方面；而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和社会阶级力量的合理配置等，则是属于政治行动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统战学正是在总结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实践经验基础上，将逐步形成的理性认识概括化、系统化的结果。

统战学是一门重要的社会科学。其重要性与“谋事在人”的智谋思想有关。作为军事家，不能不懂兵法，作为经济学家，不能不谙然公关，而作为政治家，同样不能不会心于统战。这是从一般意义上说的。如果对把统一战线视为法宝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说，拥有自己的统战学就显得更为重要，因为他们深知自己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还有待于继续完成，不能不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统战学说，积极而慎重地解决面临的统一战线问题，从而不断实现既定的奋斗目标。这就客观地为我们提出了一个认真研究统战，以便进而完善统战的学术性任务。

考察迄今为止的无产阶级统战史，我们可以得出三个结论性的意见：

统一战线的理论根源在马克思主义；
统一战线的典型实践在中国；
统一战线学说的确立在今天。

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虽然当时还不可能提出象我们今天所说的统一战线这一概念，但他们在无产阶级运动的初步实践中，已经明确提出工人阶级的内部统一和建立同盟军的问题。尤为值得重视的是，他们以精深的分析与思考，为我们客观上提出了一个关于统一战线的指导思想，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①。

这一思想是恩格斯曾多次指出的贯穿于马克思和他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之中的“基本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恩格斯所说的那个“基本思想”是为一般人所熟悉的。但需要我们理解和进一步加以说明的是，“基本思想”的本意是全面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分三个层次，首先揭示了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一般规律；而后导出了人类社会自原始公有制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史的结论；最后指出历史发展到当时，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无产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登上了历史政治舞台……接着便是本文上面

①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页。

特别引出的那段话。这第三层的思想，实际上是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研究真正归宿，也是我们所讲的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根本指导思想的渊源所在。它科学地指明了无产阶级运动的性质、任务、道路、条件和方法，而其中的条件、方法就蕴含了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思想。道理很明白，这种社会变革具有彻底性，也必然具有艰巨性和长期性，因而这一任务只靠无产阶级自身是难以实现的，还必须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来共同奋斗。

这个关于统一战线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赠给无产阶级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其后的列宁深悟这一道理，他进而明确指出：“工人阶级必须懂得，这个伟大的斗争使他们担负起了伟大的任务，如果他们不把全体人民从专制制度下解放出来，他们就不能解放自己……”^①再后的毛泽东又将这一思想第一次明确为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根本指导思想，并且作了更高的概括：“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②

这一指导思想对我们深刻全面地理解统一战线问题，至少可以提供以下五点启示：

（一）从中可以理解无产阶级统一战线与以往的统一战线或别的统一战线的根本区别。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决不是一种单纯的策略，也不是为了实现本阶级一时利益的权宜之计，而是最近目的和最终目的的统一，阶段斗争利益和整个运动利益的统一，无产阶级本身利益和全人类利益的统一。如此远大目光，如此博大胸怀，与那些临事应变的实用主义，威慑强使的

① 《183个大学生被送去当兵》。《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349—350页。

② 《人民日报》，1967年4月15日。

霸权主义，以一己之私为行为中心的利己主义，形成了天壤之别！

（二）这也说明了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为什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只是其部分内容和形式有所改变，而其本身却要长期存在下去的道理。与此相联系，组成统一战线的各社会力量，每到新的历史条件下，除真正的敌人转化为统一战线的对立面之外，其余的社会力量仍要在联合体中继续发展，只是在地位和作用上相应地调整而已。

（三）“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意味着人类社会的彻底革命，全人类获得完全的、真正的解放。这一利益的共同所在，正是无产阶级与其他社会阶级、社会力量之所以能够在一定条件下联合的根本依据，换言之，即是统一战线中各力量之间构成同一性的最本质的联结点。

（四）既然无产阶级统一战线随着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而发展，具有如上所说的长期性，那么统一战线内的各社会力量的思想政治素质也就自然要适应不断推进的历史过程的要求。所以，统一战线内的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各团体，包括工人阶级乃至共产党人在内，都必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自觉地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五）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的产生和发展，是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密切相关的。在无产阶级事业发展到社会主义阶段，它同样是与无产阶级的现有任务和长远目标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由此看来，统一战线必然是而且只能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别的。

二

在马克思、恩格斯光辉思想指引下的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实践，已经经历了一个半世纪，先在欧美，后发展到亚洲，充分显示了统一战线的普遍意义。

从欧洲而言，苏联在二十世纪初叶的实践具有更多的继承性和创造性。历史发展到那个时期，资本主义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世界秩序发生了新的变化。列宁、斯大林联系这一历史条件，对统一战线作出了准确的解释，指导了苏联的无产阶级运动和第三国际的共产主义运动。他们在联合世界无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反动势力斗争方面，在推动世界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方面，以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社会阶级力量的科学布置，巧妙地采取灵活的革命战略、策略等方面，都有划时代的重大尝试，并在理论的总结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应当肯定的。

但是，从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实践看，更为典型的实践却在我们中国。这不是出于民族感情的偏狭自诩，而是用统一战线科学尺度对以往全部实践衡量比较得出的客观结论。

世界革命发展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思想经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长期实践，已经有了较丰富的积累，这无疑是为中国革命统一战线准备了一个优越的思想理论条件。另一方面，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和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又使中国革命统一战线更富有统一战线的实践意义。旧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社会阶级状况与西方国

家很不相同。在资本主义工业发达的西方世界，阶级矛盾相比较要简单得多，“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即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①而旧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头小，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中间大，而且资产阶级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又具有政治上的双重性，整个社会矛盾犬牙交错，纷繁复杂。统一战线的要义就是在复杂的政治关系中巧妙灵活地配置社会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旧中国的那种状况，反倒成为统一战线的得天独厚的社会历史条件。

关于这一点，考察一下中国革命推进到抗日战争时期的情形，就会更加清楚。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地位，我国本来就很复杂的社会阶级矛盾随之又发生了新的变化。而当时的统一战线，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逐渐呈现出了举世罕见的中国特色：第一，这一统一战线囊括了全民族所有一切爱国力量，参加者不但有工农大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还有散居于四海的国外华侨，而且还有除汉奸之外的赞成抗日的地主阶级和买卖资产阶级；第二，共产党在当时虽然处于离夺取全国政权尚远的阶段，但其组织已有越来越发展的趋势，而且由于本身的阶级先进性，坚持主张抗日，代表着民族的利益，因而成为统一战线的领导者；第三，统一战线中（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两党都拥有各自的可以对峙的武装力量，乃至政权，争取团结抗日本已是艰难之事，而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又不可避免地成为统一战线的尖锐问题。这种社会环境和政治条件，在客观上大大地增加

^①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66页。

了统一战线的复杂性和艰难度。然而，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其无比的智慧制定了一整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策略、方针、政策，在坚持抗日的同时，果断而机警地克制了蒋介石反动派制造的种种磨擦和冲突，极大地发挥了统一战线这个法宝的应有作用，终于夺取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而且同时也壮大了革命的力量。可以说，我国的统一战线的运用至此已经达到了完全纯熟的程度，而运用这个法宝的优秀代表就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一批具有非凡统战才能的政治家和战略家。

我们对以往的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实践进行如上的考察和评价，不仅出于理论研究的需要，而且对正确坚持统一战线思想也有现实意义。因为我们今天以至今后坚持的统一战线，仍然属于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性质和应有范畴，只不过是在其历史进程中有所发展而已。所以国际共运的经验，特别是中国革命过程得出的带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在长期演进的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仍具有原则意义上的指导作用。关于这一点是不容怀疑和忽略的。

三

按理说，统一战线既然已有如此丰富而成功的实践，那么它的经验结晶早就该上升为系统性的理论，总结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了。但客观的回答却总是理论落后于实践。事实上，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统战界才第一次提出了建立统战学的问题。

最早提出统一战线是一门科学的是李维汉同志。李维汉是一名出色的统一战线理论家和实践家，长期担任统一战线具体领导工作，为中共中央关于重大统战方针政策的确立，曾起过非同一般的作用，而在文革期间却因统战问题遭到错误批判。在1979年中央统战部召开的为统战工作平反的会上，他瞻前顾后，感慨良深，向与会者明确提出了统一战线是一门科学，应该认真研究的主张。在1983年中央统战部召开的统战理论座谈会上，他又进一步阐明了这一意见。他的意见得到了中央统战部的肯定，中共中央办公厅还以正式文件下发全国。

统一战线是一门科学的提出并肯定有如一声春雷，从此我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春天。统战理论研究会纷纷成立，统战理论的探讨和研究在统战系统中蔚然成风。而且这股新鲜的研究之风很快便深入到高等院校、各级党校、社会主义学院和一些社科院研究部门，统战理论开始纳入了他们的科研课题或教学内容。统战系统的报刊为这一理论研究开辟了新的园地，而研究成果也不断结集出版，现在已有多种统一战线理论、统战学概论、中国民主党派史、国共合作史、马克思主义统战思想史等专著陆续问世。这说明统战学的确立已成为现实。

统战学的确立绝非出于偶然。我国十年“文革”结束后，进而跨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人们对统一战线问题的认识随之也产生了一个新的飞跃：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当扩大，而统一战线只有被系统化、科学化的理论形式肯定，才能得以保持它们的稳定和巩固，进而才能谈得上发展。这一认识上的飞跃，标志着人们对统一战线的重要性的认识已经由倚重于政治实践上的把

握上升为理论意义上的把握了。

当然，一门科学的确立和它的完善并不是一回事。我们不能期望在短短的几年中，就可以将一门科学的巨大而合理的构筑一毕其事。这是不可能的。大量的研究、补充、修订工作还在今后，而且是很长一个时期。因此，对统战学具体问题的探讨和争鸣乃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只有不断解放思想，开阔视野，来一番参斟酌舍、去伪存真的社会性、历史性的整体功夫，方能真正实现统战学的系统化和科学化。

为此，我借此谈几点关于统战学研究的个人意见，仅供研究者们参考。

首先，研究统战学与研究其它科学一样，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和历史唯物的观点和方法来统摄。这不是老生常谈。事实上，如果不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去观察和分析统一战线的复杂现象，有关问题终究是难以作出准确解答的。试举一例。长期以来，统战理论界对宗教与社会主义相协调问题，一直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原因在哪里？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宗教这一社会现象。宗教的核心当然是宗教教义，而其表现形式却是由宗教信仰者以及宗教组织、宗教体制所组成的宗教力量。宗教力量实质是一种社会力量，它的存在无论如何不可能游离于社会经济、政治和其它文化之外。因此，在无产阶级的宗教政策的实施和影响下，宗教力量完全可以与社会主义相协调。可见，所谓宗教与社会主义相协调问题，实际上是宗教力量作为一种社会力量与社会主义相协调的问题。不作深入的科学的分析，是难以回答这个问题的。

其次，统战学作为一门科学已具相对独立性，在确定其研